

柳宗元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
中央
書店
印行

國學基本文庫

柳宗元全集

柳宗元著

下冊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柳宗元全集 下冊

卷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城字元宗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之公遺諸生書勉勵其志時公作集賢正字云

二十六日 貞元十四年九月也 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 牘尺故云尺牘 牘書版也長一尺故云尺牘 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

公為司業 陽城傳德宗召城為諫議大夫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捨遣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覆之貞元十一年七月坐是下遷國子司業 諸生陶煦醇懿熙

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 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蔡約言事得罪謫連州城送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 僕時通籍光範門 通籍者按漢書註為二尺

竹牒 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者相應乃得入是為通籍 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

式焉 一有既字 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動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

風裔土 一無知字 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

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開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

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

人 城之出太學諸生何蕃李儻王魯卿李譚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下城曰為吏巡抑不得上 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

禮 李元禮字季鷹也傳云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 稽叔夜傳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不許 觀其言太學

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親聞。乃今日聞而親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音烏始僕少時嘗

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音庚而利

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左傳文十八年。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有凌傲長上而詈罵有司者。漢書立而詳語。詳蘇內切。責讓也。其退然自

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恒悸。○恟許勇。盧容二切。恒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嗜嗜也。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嗜嗜也。○嗜徒合切。與查同。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踟顧。尙何能仰視其學徒

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刺。盧達切。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

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漸。子廉切。漬。疾智切。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

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一。無。并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約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

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左傳。川。澤。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論語。吾黨之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荀子。法行。蕭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會參徒七十

○狷古顯切。又古縣切。南郭。獻譏。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其醫之門多病人。醫括之。則多枉材。是以雜也。

二人。致禍負芻。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左右曰。寇至。則先

軻館齊。從者竊屨。孟子。之。膝館於上。宮有業。屨於屨。上館人求之。不得。或曰。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

何其拒人也。見論語。子張篇。俞扁之門。皆良醫也。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

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

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

諸生勿得私之。一無得字。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音旭。越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切勉也。古

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志。公答以數千言。盡以平生爲文真訣告之。必當時佳士也。書中謂余居南中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送韋七秀才

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慤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出。沙賦。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曰此子厚薄處。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啾啾者。交切。佛音。早暮拂吾耳。佛音。騷吾心。則固僂仆煩憤。乎外。愈不可過矣。平望居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

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也。薦摺言於卿士曰。

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孟子慙然爲聞。○京兆尹鄭叔則。貞元初鄭叔則爲京兆尹。五年二月貶永州刺史。怫然曳笏却立。音佛。曰何

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

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

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

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

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諛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

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音朗又音郎。火明貌。一本作炳炳燁燁。務采色夸聲音而

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

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剽匹。懼其剽而不留也。○剽匹。○剽匹。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

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

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

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

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

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太史公謂司馬遷也。梁劉勰辨騷云：唐韓柳爲後世辭宗，未嘗極道原而聞見於詩文。若書愈進學解云：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具曲是以原介莊周司馬遷之閒也。宗元與章中立書曰：參之莊老。

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亦以其辭配莊老太史與愈同

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

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焉。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一作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公書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書當在序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

深寡和之憤。宋玉對楚王問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尙何爲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

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

汝南周頴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禮記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註逢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

何感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

得宜爲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爲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

孟子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說苑子貢問孔子今之人臣孰賢孔子曰齊有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

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

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竊公尊之韓安國字長孺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

笑。矧僕之齷齪者哉。○齷音濕。齷，濁角切。小節也。史記作握。前漢作握。贈註局。陋也。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詩子曰：有奔走子曰：有先後先後並去聲。而役使之

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步拜切。嗚呼！始僕之志學也。其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

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致大康于

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偃偃于下。列。○偃，無見。失道貌。禮記：治國而無禮。猶瞽者之無目。○偃音棧。又丑頁切。咕咕于末位。○咕他切。偃仰驕矜。道人短

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一無。使字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梁

傳。昭十九年之文。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

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與秀才論為師道書。○公嘗有答舉中立書。答袁君陳書。與此書意皆合。大抵皆避為師之名。而不當者集。又有送嚴公。下第序。厚與。登即公。脫耶。答章書。在元和八年。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見集。與答章中立書。欲變僕不為

師之志。屈己為弟子。○屈上一步。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

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

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

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

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卒中矢而死。○左傳：襄公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二十三年五月卒。傷于泓故也。仲尼豈易言耶。

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

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呂恭字敬叔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作又敢廢其言哉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音策策調其六轡。詩六轡在手。註駟馬六轡中道之行。大都舍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丘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他見以書考之時在永興章嚴書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燕渠記切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非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章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其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畢一作必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鯢鵬互鄉於尺牘哉。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何下一有學字秋風益高。風一作色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咨一作客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惜字一無大都爲字。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一無取字

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討下一有可字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懷。懷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於一作于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慤一作勃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殍被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一本無不具字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退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略粗見於此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夏卿史有傳正卿附見於傳珩載于年表公謂馬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而揚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遜亦至矣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據書云封示退之書此當與論史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無可固相假借為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楊雄贊以為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而此云四愁賦後人妄加之也一作四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之一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肆。意有所作。一作猖狂恣肆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慊音歉恨也一無也字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一作牢籠古今。後來無能和加。一作而僕稚駘。語駘卒無所為。但趨起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丁浪切一無以字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一無者字不患不顯。珩中進士第。貞元二十一年患道不立。爾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廖生書欲求公爲序其端見於此公既許之故集有送詩人廖有方序見別卷書在永州時作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汗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易睽見豕負塗。塗謂泥塗也。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元和十一年有方中進士第改名游卿。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一云求爲師書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書云始退跡野廬必未尉藍田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壅塞。壅一作擁。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况以高文。開其知思。二字並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赧乃板切。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慙慙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賦。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付度。不自謂宜。願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

崔黯新史有傳寧之子也後擢進士第一本報崔黯新史皆無傳此書在永州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書謂字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之道謂適道也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逾密以為能。音會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癖音僻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砥鍼攻熨。砥彼驗切以石刺病也。鍼與針同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所積。積癘也。居牙切久病也。腹中病也中子之內藏。並去聲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一作示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徒濞不得則大戚。有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東坡醉墨堂詩云。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用此事。觀吾子之意。亦已成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當是武陵族子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族父言武陵。一曰族父公。柳公綽在湖南耶。其時元和七年也。一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閒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無多賀二字。并無又在族父處五字。

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禮記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謂奉持之也。一無膺字。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

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一云復杜溫夫所用乎歟。耶哉已耳。焉也八字。書溫夫集不他見。按韓愈以元和十四年諫潮州書中及之。此書必十四年春作。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望怨也。然僕誠過也。而生

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肯一作日。亟拜亟問。丘異

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駘滯。多所未甚諒。安敢懸斷。是非耶。書拒吾必

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倫類也。出禮記。生以直躬見。扞。論語吾黨有直躬者。直躬謂直道也。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

周孔。吾豈得無駭恠。一本吾下。又有吾字。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

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

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倫道切。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辯生之

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常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

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撫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辭。祇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宜。宗元惶恐再拜。

卷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尙書陳情啓

一本無廣州字。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按新史未嘗爲廣州節度使。此啓云天。罰深重。當元和初。公喪母之時。元和元年四月。以安南都護。趙昌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

當是與昌然公。送趙大秀才序亦云。尙書由交廣爲刺史。必有所據也。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元和元年五月。公母盧氏卒於永州。沉窳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

授御史之日。貞元十九年閏十二月。以公爲監察御史。尙書與杜司空。杜黃裳也。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尙增惶惕。頃以黨與

進退。投鼠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古雅切。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

粥難繼。饘。諸延切。饘。諸延切。亦作饘。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尙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

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測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悽。音裴。恭謹。貌。一曰。慟也。叩顙南望。竊以動心於無

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尙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詩匍匐救之。○匍音扶。又音蒲。匍音伏。又蒲。○音切。

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元衡字伯蒼。憲宗即位。蜀新定。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元和八年。至自西川。啓云。伏歷嶺下。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宥。謂真宥也。得自循省。豈敢微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

光大之德。易坤卦廣博淵泉之量。禮記博博淵泉。泉而時出之。不遺垢汗。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之貌。○屏

步丁。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師敗孟明子殺。及三年。孟明帥師伐晉。殺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孟明。增

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繆公遂伯西戎。責曹沫於一舉。史記曹沫魯人也。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十三年。與齊桓公盟于柯。沫執匕首劫桓

折脅臏脚之倫。鄒陽書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

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山切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炯切

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

元和六年四月。以戶部侍郎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啓云。襄州。卽此時也。公在永州。

某啓。當州謂永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音耶慶

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尙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上游。猶言重地也。見漢書項羽傳。式是南

服。詩式是南服式法也。

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季孫之母死。曾子與子貢。毋得闖人弗納。曾子與子貢入。躡履

於油幢之前。幢。幢也。躡音聶。

譬之涉蓬瀛。海中三山曰方丈蓬萊瀛洲皆神仙所居登崑閩。崑閩閩風二山名。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閩風嶺。一角正西北名玄圃。一角正東名崑崙

音浪。宮。閩。

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

轉歔歔。音虛。

晝詠宵興。願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櫜方堅。雖

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躍懇戀之至。謹奉啓起居。輕贖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宗儒履歷已具註前啓作之時日當先後也符載字厚之蜀都人有奇才以王霸自許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

執。左傳願以聞執。讒惡者之口。

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

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韋甲鎮對以載為支使。劉開時為倉曹參軍。載為闕真。贊略云行義別固。輔仁乃通。它年

素服請罪。高崇文以其賢。有行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

而為見忌嫉者。橫致辱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

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劉向傳。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詐交戟。謂守衛者與此意同。

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

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

寸先得。廣雅云。有大珠徑寸。幾圍二寸。已上。

則衆皆快然能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一作謗。司馬遷書云。頁下未易居下

謗議。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贖陳賀。不勝戰越。不

宣謹啓。